



## 前言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俄罗斯二十世纪文学界的一个特殊现象。

他出生在一个艺术气氛很浓的家庭，父亲是著名的画家，母亲是杰出的钢琴家。

帕斯捷尔纳克自幼便接受各种艺术的熏陶，本人在艺术与学术方面又具有多方面的爱好。

他早年专门学习过美术与音乐，考入莫斯科大学后，便一心攻读历史与哲学，毕业后去德国深造。

德国新康德主义在他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帕斯捷尔纳克掌握英、德、法等语言，除了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之外，他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与戏剧创作。

本书是他的散文、书信的译文集，重点在于翻译。

翻译文学作品是“戴着镣铐跳舞”，既不能摆脱桎梏，又必须动作优美。

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相当艰涩，特别是他早期的作品，有时弄通他的原文内涵就很吃力，似乎读懂了又无法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出来；有时感觉词义对了，语义又失偏颇；语意对了，感觉色彩却表达不出；感情色彩终于符合了，读起来又觉得总不是原著的味道。

吃透原文很难，准确地用汉语再创作更难。

帕斯捷尔纳克命运多舛，他曾是俄罗斯诗歌界的顶峰，受到极高的赞扬，战后竟因一部小说在国际上获诺贝尔文学奖，又被当局打入十八层地狱。

他在郁闷中去世，未及完成他的剧作《盲美人》。

苏联解体前，他的名誉即得到恢复。

当年被禁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也在祖国重见天日。

他百年诞辰时，国内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如今他的作品传遍全世界。

2011年春节

## 内容概要

本书是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体随笔，原收录于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在本书中，作者回顾了自童年起的个人生活和创作历程，以“白描式的描写人物性格”手法，记述了他接触过的文艺界人士，包括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白银时代”的代表作家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等人。

本书还收录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部分书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家卓越的创作成绩，以及作者当时的心态，为了解诗人后期思想状态提供了一些补充材料。

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帕斯捷尔纳克在自传中不曾提及的亲友关系、爱情纠葛和他最后的遭遇。

## 作者简介

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1890 -  
1960），苏联作家、诗人。  
主要作品有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生活啊，我的姊妹》等。  
他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简介：原名高莽，乌兰汗是其笔名。  
1926年10月25日生于哈尔滨，毕业于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  
长期从事俄苏文学研究、翻译、编辑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从事文学与美术创作。  
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  
著有《久违了，莫斯科！  
》、《画译中的纪念》、《圣山行》、《俄罗斯大师故居》、《俄罗斯美术随笔》等随笔集和长篇传记《帕斯捷尔纳克》等。  
具有杰出的绘画才能，曾为中外许多国家文学家创作过肖像画。  
除本选集所收入的翻译作品外，还译有大量现当代俄苏小说家和诗人们的作品。  
乌兰汗译作涉猎广泛，几乎构成了一部个人的俄罗斯文学史；其优美典雅的文笔更是为文学界所称道。

书籍目录

人与事

帕斯捷尔纳克书信一束

译后记

附录1 帕斯捷尔纳克生平及创作年表

附录2 1957年《新世界》杂志五名编委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信

附录3 公告

## 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三个人总是形影不离，到大学来来去去总是在一起。

他们崇尚马尔堡哲学学派。

特鲁别茨科伊写过文章介绍马尔堡大学，并把最有才华的学生派到该校去深造。

德米特里，萨马林在我之前到过那里，他热爱该市，已成了那个小城的自己人。

我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去了那里的。

德米特里，萨马林出身斯拉夫派名门。

他家原来的庄园，现在改建成佩列杰尔金诺作家区和佩列杰尔金诺儿童肺结核疗养所。

他生来血液里就带着哲学、辩证法、黑格尔知识，纯属遗传。

他精力分散，漫不经心，可能他不太正常。

当他精神病发作时，常常干些出入意外的举动，弄得大家目瞪口呆。

他脾气古怪，住在集体宿舍中，别人都无法忍受他。

这事不能怪罪于他的父母，双亲不能跟他和睦相处，而他和双亲又吵得没完没了。

国内战争使他在西伯利亚长期四处飘荡。

新经济政策初期，他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变得非常大众化，而且又通晓万事。

由于饥饿，他浑身浮肿，刚到家时，尽是虱子。

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亲友们对他关怀备至。

但，为时已晚。

过了不久，他患了伤寒病，当传染病停止蔓延时，他却一命呜呼。

我不晓得曼苏罗夫后来的情况，而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名扬四海，前不久在维也纳逝世。

## 后记

帕斯捷尔纳克在文艺的崎岖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跋涉了一生。

尤其是最后二十年，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引起国际性的政治风波，他本人在国内遭到急风暴雨式的大批判，加剧了他的病情，加速了他的死亡。

《日瓦戈医生》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时代。

赫鲁晓夫当政十年，1964年被自己的“亲密的战友们”赶下了台。

晚年，回顾自己的经历，他口述了一本《回忆录》。

其中谈及当时的苏联文艺政策时，也提到对《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处理经过。

他说：他没有看过《日瓦戈医生》，听信了苏共中央主席团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汇报：“缺乏苏维埃精神”。

赫鲁晓夫同意采取行政办法，禁止该书出版。

“小说的原稿流传到国外，在国外出版了，这很自然地引起一片可怕的叫嚣和吵闹。

我不知道那部作品在什么程度上适合于诺贝尔奖金的标准，但他们把奖发给了帕斯捷尔纳克。

吵吵闹闹愈演愈烈：苏联政府不准作家接受奖金。

赫鲁晓夫说：“我向同行们建议：‘咱们当众宣布：帕斯捷尔纳克如果愿意，可以让他出国去接受他的奖金。

’但是由于某种情况，他在报纸上做了回答，说他没有为此目的提出出国的要求。

我至今后悔当时没有把那部小说印出来。

跟文艺工作者打交道，不能用警察手段来下结论。

如果当时把《日瓦戈医生》印成书，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

我相信，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有人会反驳我：‘为时太晚了。

’不错，是太晚了，但晚些总比永远不表态好得多。

对这类问题，我不应当支持苏斯洛夫。

应当让读者对作者作出评价。

结果恰恰相反，作者花费了精力写了书，全世界都承认了它，而在苏联却用行政手段禁止了它……”

赫鲁晓夫一股脑儿把责任推给了苏斯洛夫。

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是被迫发表声明的，并不像赫鲁晓夫讲得那么轻松。

当年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大骂帕斯捷尔纳克的谢米恰斯内，过了三十年，回忆那段历史时，说：“我记得中央全会召开的前夕，赫鲁晓夫把我们请到克里姆林宫去了。

其中有我，有阿朱别依。

苏斯洛夫已在那里。

他说：‘我把速记员叫来，你们不反对吧？

’把速记员叫来了。

他说：‘你明天做报告？

’我说：‘是的。

’你在报告里应当整整帕斯捷尔纳克，你不会反对。

我们现在议论一番，然后你们对文字加加工。

最后有苏斯洛夫审阅一遍——明天就讲……’他讲了有两页。

当然，从他的激烈的立场，说什么‘连猪也不会自己的圈里拉屎……’……那里还有这么一句话：

‘我想，帕斯捷尔纳克如果那么想呼吸自由空气，他若想离开我们祖国，苏联政府不会反对。

’当他讲的时候，我说：‘尼吉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能代表政府讲话！

’他对我说：‘你讲，我们鼓掌。

大家就明白了。

’结果就是如此。

” 处理《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另一个关键性人物是西蒙诺夫。

## &lt;&lt;人与事&gt;&gt;

他当时是《新世界》杂志主编。

他读了《日瓦戈医生》之后，写了一封很长的退稿信(相当于三万汉字)。

他请副主编克里维茨基及三位年龄最高的编委阿加波夫、拉夫列尼约夫和费定提出意见。

最后以五个人的名义给帕斯捷尔纳克退了稿。

西蒙诺夫是为那部小说的性质定调的人。

二十年后，西蒙诺夫在回答一位德国作家的信中，讲了他当时的想法与做法。

他写道：“我不想因固执而断言，当时我们的每一个论断或每一个批评意见都是对的，自然，我认为，在这些或那些细节上我们也可能是不公平的。

但是，对长篇小说作者所持的立场的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我至今也不否认。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政治形势、社会生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8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名誉得到平反，苏联作协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决定出版他的五卷集，将他的故居改为故居纪念馆等等。

1988年，《日瓦戈医生》终于第一次在苏联用俄文发表，比国外出版该书晚了三十二年，而且发表在当年拒绝发表该作的、西蒙诺夫任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上。

1989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展览会。

在开幕式上，瑞典驻苏大使馆贝尔纳给展览会送来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证书，并决定在瑞典科学院和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为1989年获奖者举办的招待会上向帕斯捷尔纳克颁发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应得到的奖章。

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和儿媳乘机前往斯德哥尔摩。

12月9日，在盛大的招待会上，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斯托雷·阿连教授在众多宾客面前将诺贝尔奖章交给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

阿连教授还宣读了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10月23日和29日所发的两封电报，说瑞典科学院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放弃诺贝尔奖是被迫的，经过三十一年后，令人遗憾的是，获奖人已经不在人世，现在将他应得的奖章交给他的儿子。

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阿连最后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 帕斯捷尔纳克逝世30周年时，国际天文学家组织还宣布将火星与木星之间的一颗星辰命名为“帕斯捷尔纳克星”。

在这里，再向读者交代一下帕斯捷尔纳克家中各位成员的情况。

帕斯捷尔纳克父母于1921年离开苏联，旅居德国。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实行法西斯统治，193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及两个妹妹移居英国。

1939年母亲去世，享年71岁。

1945年春，父亲住院动手术治疗白内障。

视力好转，他出了院，回家不久，心脏病复发，不幸逝世。

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位妻子卢里耶离婚后，二人并没有反目，一直互相关心。

帕斯捷尔纳克定期给卢里耶母子送去抚养费，时常去看望他们，在她家里给儿子弹奏钢琴。

战争年代，卢里耶母子疏散到大后方，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

那里供应较好，她几次托人往莫斯科给帕斯捷尔纳克捎些食物。

帕斯捷尔纳克的逝世，使她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病倒了。

1965年7月10日在孤独中悄然逝世，享年65岁。

她一生梦想成为专业画家，热心于先锋派艺术，可惜她的作品始终没有得到重视。

1996年，帕斯捷尔纳克第二个妻子季娜伊达·奈高兹离开了人世。

苏联出版社长期拒不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她没有收入，本人又没有养老金，生活陷入极端的困难。

在不得已时，她只好出售家中的遗物，最后连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她的一批最珍贵的书信也卖了，但她为俄罗斯保存了帕斯捷尔纳克在彼列捷尔金诺村的故居，使它没有遭到破坏。

晚年，她口述了一篇回忆录，由女雕刻家马斯连尼科娃代书，成为研究帕斯捷尔纳克的不容忽视的

## &lt;&lt;人与事&gt;&gt;

第一手资料。

帕斯捷尔纳克与情人伊温斯卡娅相处14年。

帕斯捷尔纳克生前没有想到他死后伊温斯卡娅会遭到新的灾难。

1960年8月16日，她再次被捕，罪名是“走私犯”，判处八年徒刑。

半个多月以后(9月5日)，她的女儿、正在高尔基文学院读三年级的伊琳娜，也被逮捕，罪名是非法接受外国人的钱款，判处三年徒刑。

他们的家产被没收。

1988年，伊温斯卡娅恢复了名誉，1995年逝世，女儿移居国外。

伊温斯卡娅生前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时代的囚徒》，详细地记录了她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

她女儿也写了一本书，名为《波塔波夫胡同的传说》。

伊温斯卡娅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生活对我一点也不慈悲。

可是我不抱怨，因为生活给了我爱。

”帕斯捷尔纳克的大弟亚历山大从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毕业后，成为建筑工程师。

莫斯科留下了他设计的一些建筑物。

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记述父母兄妹的生活经历。

帕斯捷尔纳克的大妹约瑟菲娜，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生于莫斯科，死于牛津，享年93岁。

约瑟菲娜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攻读自然科学。

她看到父亲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曾钻研托尔斯泰思想。

她认为人类凭借爱心和基督教义可以使世界变善。

约瑟菲娜在国外与远房亲戚，比她年长二十岁的表兄费多尔·卡尔洛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80—1976)结了婚。

1938年约瑟菲娜在柏林以安娜·奈的笔名出版了一本诗集《座标》。

后来她在巴黎又出了一本诗集《怀念佩德罗》。

约瑟菲娜她在家中讲的是俄语，用的是俄文。

她无时无刻不怀念故乡莫斯科。

帕斯捷尔纳克的小妹利季娅出国后成为生物化学家，教授，与英国人斯莱特结婚。

她同时又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英文译者，她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于1958，1959，1963，1972，1973，1980年多次重版。

利季娅得知大哥病危后，立刻在英国办理手续，以便回莫斯科探望临终的大哥。

可是她久久等不到苏联发给她的入境签证。

最后，她拿到了入境签证。

当她赶到彼列捷尔金诺时，大哥已经下葬数日。

她只能把自己的满腔悲痛，满眼泪水洒在这片无情的土地上！

帕斯捷尔纳克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四十年了。

时间没有磨灭他的名字，他的作品日益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所接受所热爱。

2000年10月25日

<<人与事>>

编辑推荐

《人与事》是圆角途书馆之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